

**Q:**你对上海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?

**A:**应该是录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一阶段的华东师范大学吧。因为那个时候,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走到那一步,特别紧张。所以,我在那儿唱歌的全程,都不敢睁开眼睛,完全是闭着的,对我来说,那个地方、那个氛围是终生难忘的。

**Q:**第二季《中国好声音》开始录制了,你对学员们有什么忠告吗?

**A:**当时,我就是太胆小、太紧张了,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去感受这个城市,其实,我希望今年的学员们能比我更加放开一些,勇敢地去唱自己的声音,我觉得那就足够了。

**Q:**《敏感者》是你从“好声音”、从上海出发一年后的成绩单吗?

**A:**可以算是吧。《敏感者》这张专辑是我这一年的成长感悟,也是指代我这个人,我经常听自己唱的歌,听着听着把一个枕头都哭湿了。现在唱片业很不景气,所以我不是很在意销量问题,大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知道这张专辑,听到我唱歌,听到不同的李代沫,就可以了,而且专辑面世之后,我希望能做自己的演唱会,希望能有机会在上海做。



于上海,李代沫最感念的地方,无疑是华师大。

## 我的上海 My Shanghai

时隔一年,李代沫再次回到“热情”的上海,西装和深沉的表情诉说着这个从第一季《中国好声音》走出来的学员已然是艺人范儿。只是,他对上海的那点情结却是历久弥新了。

文 | 毛予倩 图 | 资料



李代沫和上海的渊源自然要从《中国好声音》说起的。

那时候,录完盲选还没有播出,李代沫并没有意识到那一次的上海之行会给他带来怎样的结局,他能猜到的只是激动人心的开头,却没能估到功成名就的结局。于上海,他最感念的地方,无疑是头一回录制的地点华师大,那一天的忐忑不安,与以往参加各色海选那么相似,又那么不同。

再后来,李代沫一如往常地出现在上海街头,却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。第一轮录制播出之后,李代沫凭借着后来让他又爱又恨的《我的歌声里》红遍大江南北,有一回在上海坐地铁,突然有个女孩远远地向他走来,也不打招呼,只是疑惑地问:“你现在还敢坐地铁?还敢不戴帽子出门?”那一刻,李代沫才算摸到点门道,他在上海,乃至全国都已被归类为“不能坐地铁”的人群,他说:“有点儿意思。”那是成名的意思吧。

后来,李代沫发专辑,至今已推出了28首金曲。但每一回的重要发布,他都没有漏过上海。7月头几天,李代沫又来了上海,同时带来的是他的第二张专辑——《敏感者》,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全创作专辑。

“我们都成了渴望被爱的孤独症患者,经历之后,我们才会发现,孤独没那么可怕!”这张专辑融入了自己对成长与爱的看法,细腻敏感的他把自己的爱与痛都融在歌声里,或孤独或咏叹,或冷静或疯狂。在歌曲背后也是李代沫的成长感言,而这些感悟,有很多在上海发生过,或者,正在发生着。

上一次他来上海为专辑签售的情景,还历历在目,不同的是,那时李代沫还是个进化中的歌手,如今的“敏感者”却已进化完毕。他是有多爱上海的歌迷呢?还记得那一次,空旷的场地被摩肩接踵的人们挤满,李代沫一丝不苟地签着名,末了,当他好不容易杀出歌迷的重围时,手腕早已受了伤,竟是签名签出来的,怎不令上海歌迷感动?

## 温故 Review



夏日,总让人懈怠,不愿工作,想好好享受生活,早茶、消暑、露天电影……接下来几期温故系列,将带领大家看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适用于夏季的生活方式。

### 喝早茶

喝早茶曾经是上海人身份、地位的象征。

早茶侧重于点心,因而与茶馆不同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西哈努克亲王到了上海老城隍庙的绿波廊茶楼,兴之所至要吃早茶,堂堂的上海城隍庙,茶是不缺的,又赶快在附近店铺里搜罗了许多小吃,凑成了一桌精美的茶点,让西哈努克先生非常满意。

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,南风北渐,广东人香港人带来了“早茶”这个时髦玩艺儿,绿波廊茶楼的人一看,原来这所谓的“早茶”他们之前也操办过。

上海不似成都那样茶馆遍地,也不像香港、广州那般无早茶不成市,但是,上海人是最勇敢的“拿来主义”践行者,海派风范,为我所用。当时喝早茶的大多是“老克勒”,此辈必是衣着应时,精通世事,谈吐风趣,二十年前早茶风靡上海滩时,老克勒们当然不甘其后,他们大多扎堆儿在新雅饭店。

新雅是广式风味,早茶当然正宗,一杯茶,几样小吃,闲话讲讲,信息互通,一上午就这样过去了。绿波廊的早茶也非常有名,廊在水中,荷叶田田,红鱼摆尾,置身其间让人心旷神怡。茶点物美价廉,咸菜毛豆辣白菜,桂花拉糕眉毛酥,蟹粉小笼葫芦酥,听着都让你淌口水。

早茶早茶,不在于早而在一个“茶”;喝茶喝茶,不在于喝而在一个“和”。大上海海纳百川,什么茶容不下呢?普洱、乌龙也好,毛尖、白片也罢,说不定明天早晨兴致来了,说走,开车去新雅吃广式早茶也!

## 上海细节 Details of Shanghai



2013年7月9日,郑诣摄于江阴路

### 百帮五福服务社

摄影早不再是相机的专利。郑诣是个专门用手机拍摄的年轻摄影师,他认为手机的便利在于,可以更及时地捕捉城市中存在,却日渐消亡的影像。有些东西藏匿在城市深处,拍一次少一次。就像这个“百帮五福”烟纸店,它还会生存多久?没有人知道。